





露其中可政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  
覽而宮闕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峯而北  
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良隅見池  
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派入池西至  
乾陽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於上曰歲寒  
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  
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行  
數弓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峯倒  
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煙靄雲濤朝暮  
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鬱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  
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密孔泉出迸流而

下曰水簾其滄散激射飛薄濺灑最為可玩水聲泠泠然  
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遠殿前為流觴曲水  
左右危石盤折為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  
面簾攏攔檻之外奇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  
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  
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聲上  
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門外  
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大官珍饌  
極其醉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弛之  
意焉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纔一日則又未  
嘗不致謹也於是乎記

進士題名記

天順四年三月朔禮部以會試取中天下之士百五十人  
引見廷試策以治天下之要莫不各展所蘊以陳乃擢  
王一夔為第一以次列其等第刊之於錄復題名刻石于  
太學

上命臣賢記其事竊惟國家取士莫盛於科目而人才用  
世莫盛於進士蓋豪傑之士必由科目而進歷代以來莫  
不皆然本朝待之尤極其重其廷試也

天子御正殿親賜策問使登對於丹墀其傳臚也  
天子復御正殿設鹵簿百官具朝服侍立已而致詞稱賀  
至於迎榜賜宴之類恩榮之典莫不悉備而又立石題

名傳示永久 朝廷勅士之盛意至此無以加矣為進士者能不知所勵乎雖然士之大節惟孝與忠百行之源無出此者果能忠孝則功名由是以大事業由是以廣擴而充之不難矣故嘗以謂功名事業無非孝親忠君之實未有不孝於親不忠於君而能立功名建事業於天地間者試觀古之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後其功名之大事業之廣孰非忠孝之所推乎噫捨忠孝而言功名則權謀術數之功名耳捨忠孝而言事業則百家衆技之事業耳烏足道哉近世人主或有見乎此者當策士之際祝曰願得忠孝狀元其意固美矣惜乎其不廣耳夫於狀元而願得忠孝之士矣於諸進士獨不願得忠孝之士乎今諸士既已策名於此必以忠孝自期然後於功名事業可以廣大而有光於前脩其措天下於唐虞三代之治也何有登是科者尚勗之哉

需軒記

安簡陳先生為詹事三年予與詞林諸先生造而賀之適新構一軒於堂之後規制秀潔遂設席其中以延衆賓酒一行先生起曰斯軒也尚未有名敢以請於執事者予思之未得偶見軒外若網緼然呼吏出視之吏曰有雲在天予因誦易需卦大象之言曰雲上於天需主靜劉先生應曰正君子飲食宴樂之時也純道彭先生徐曰以需名軒可乎原博錢先生逢原呂先生皆以為然且屬為發明需

義而記之噫需之義深矣哉夫需者待也先儒謂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又曰雲上於天無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耳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予又通觀一卦六爻取用雖異而需待之義則同用是以名斯軒其意甚美而尤切於安簡先生之身何也詹事乃東宮之元僚謂之儲端而儲亦需之義也及觀談祿命者論先生之出處而身運方來則當此之際乃需之時也以職言之既有以合乎需之義以命言之又有以值乎需之時則斯軒也未有善於以需名者雖然需之時義固歸於安簡先生而凡我同官者皆不可忽也苟畜其才德而未施於用能不有以需之乎必有以需之然後隨寓而安一聽於天不願乎外矣吾之胸中豈不洒落明瑩如光風霽月而無一毫係累於其間哉不然於所不當得者必欲得之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求取於人而不副所求則尤人未有不墮於行險徼幸之域矣吾人雖不至於如是亦當以之為戒而常存警畏之心可也此蓋朋友責善之道不可缺者因并及之

勅建弘仁橋記

都城之南一水橫流於巽方其源由兌而坤而離四泉沮

汝會而為河至巽乃大有一津焉在南苑之左去城四十里凡外郡畿內之人自南來者東西二途胥由此渡車之大而駕者小而輓者物類之馱者人之肩者負者騎者步者紛紜絡繹四時不休有力者每歲為架木橋然不能堅固而寒沍之際不免涉水且夏秋水漲即有覆溺艱阻之虞而人之病涉滋甚天順癸未春

皇上聞之惻然軫念曰此先務也乃命創建石橋凡百所需悉出內帑一毫不干於民應用工役皆以金傭之聽其自願而不強也卜日興造人皆踴躍懽忻爭趨効力不知其勞而木石灰鐵之類率以萬計不替而集橋長二十五丈廣三丈為洞有九以醮水為欄於兩傍以障由者復增岸於南北以防衝突為寺為廟以資維護經始於是歲四月十五日訖功於某月某日搃其事者內官監太監臣黃順臣黎賢董其工者工部右侍郎臣蒯祥臣陸祥告成之

上賜名曰弘仁橋仍命臣賢為之記臣聞古先聖王之治天下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紀綱法度細大具舉而於橋梁道路未嘗不留意焉觀夏令所謂除道成梁月令所謂開通道路可見矣是以利澤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無有不足其分者我

皇上復位以來夙夜孜孜躬理政務惟恐一民不得其所出一令也必順於人心行一事也必合於天理其無異於

古先聖王之用心矣今以一津之濟聞之惻然是即不忍  
人之心也為建石橋以便往來是即不忍人之政也名之  
曰弘仁蓋弘者廓而大之之謂仁則不忍人之心之政是  
已嗚呼一橋之利尚不遺焉如此况其大此萬萬者乎由  
是以知

皇上擴充仁道被於四海而利澤及人之廣信如天地之  
於萬物也已是宜大書特書以昭後世臣賢既為之記復  
系以詩曰大哉元后作民父母民之休戚同其安否所以  
先王發政施仁憂勤惕厲罔或因循仰惟我

皇博施濟衆視民如傷惟樂與共大綱小紀乃舉乃張有  
或遺者於心遑遑都城巽方有水病涉惻然興懷務遂所  
愜不惜內帑為建石橋工役之費民無秋毫易危而安利  
澤惟久億萬斯年厥跡不朽由小知大如地如天帝王盛  
德我

皇無前詞臣撰文紀述茂實勒諸堅珉永示無斁

重脩欽縣廳記

今之縣治即古子男之國苟無廳事則一縣之政令無自  
而宣為縣令者固以安民為先而廳事所以視政亦事之  
不可後者雖然為之者必出於不得已焉可也不得已而  
已之則為廢事得已而不已則為生事廢事則縣令之職  
不脩生事則一縣之民不安是以君子為令也既不生事  
以害民亦不廢事而曠職斯盡為令之道矣僉錦衣衛指



揮事湯君胤勳嘗以簡投予曰此因省墓東歸歷縣多矣而今之賢者如歛無幾歛之今西蜀吳君遜也由名進士出宰是邑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且以縣廳一事言之歛為徽之附郭邑居郡城之東問政山之簾廳事歲久日就頽弊前之官是者因循以度日甚至苫草以捍風雨胥隸無所容蔽焉遜曰是豈可以仍舊貫者既而思之曰改作廳事雖出於不得已亦不可以勞民之力傷民之財也乃與同官相謀各出俸貲為之邑之仗義者聞之亦樂助焉於是首建正廳次及門廂倉庫不旬月間煥然一新胤勳目其能如此敢乞為之記予惟遜之所存所行其詳雖不可得知即此觀之可謂不生事不廢事如前所云者夫縣之廳事所當有也久而頽弊所當脩也雖用民之財力亦不為過而遜也猶不敢一毫動民况肯以私事而害民乎吾知歛民得遜為令殆無有不被其澤者矣異日報政豈但為一郡諸邑之景而已後之繼為今者居其廳則思所建之人思其人則舉所行之政俾是邑之民仰觀是廳而感德於無窮顧不美歟

臨深軒記

予天順癸未之夏構小軒於後庭之中扁曰臨深蓋取小旻詩中如臨深淵之義客有見者惑焉請更之曰子為是軒乃燕息之所身之所安也今以臨深名之則危之也毋乃不可乎予曰子言雖似然未知名軒之意也且危之者

固所以安之也苟無危之之心而欲身之安者鮮矣是以古之聖賢兢兢業業無時而不戒謹恐懼故能免夫敗亡之禍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孔子於繫辭贊之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又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豈惟易道為然凡詩書春秋禮樂之道莫不皆然而戒懼危亡之說未嘗為第二義也然則後世之士有志於聖賢之道者其存心行已亦惟如是而已不然則必至於慢易而傾覆之矣此名軒之意也况予濫居宥密之地所謂在四而多懼者可不危乎假使處豫亦必如二六之介于石不終日可也豈可狃于安樂耽戀不已而至於溺哉客乃憮然曰吾之所知者近也若子之言其所知者遠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其庶幾無近憂矣乎斯軒斯名誠不可更於是乎記

自治齋記

昔孔子答樊遲脩慝之問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先儒釋之者曰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蓋人之常情明於觀人而暗於自觀重於責人而輕於自責所以於己之惡任其潛藏隱伏於胸中而鹵莽其心不暇鋤治焉此予所以自治名齋也夫古之聖賢莫不自治其身若成湯大聖也而猶檢身若不及曾子大賢也而猶日三省其身况後世之士乎故有惡未去吾則極力攻之必去而後已有善未存吾則極力求之必存而後已惡既去矣苟

不堅忍以守之安能保其不復萌於心乎善既存矣苟不自強以振之安能保其不復失於心乎是故隨事致察使靈臺湛然而無纖惡之可容芥善之或遺則自治之功庶乎其切矣或曰子之功如此殆無異於聖賢之自治乎曰所貴乎士者在於學聖賢之學也學聖賢之學縱不及焉則亦不失於令名反是則必墮於卑污鄙賤之域矣尚可以言士哉予於是而深懼也遂揭之以自警焉

集義齋記

予嘗搆一小齋以集義名之或曰集義云者孟子之言也予有志於集義則觀之孟子之書可矣而必以名其齋也何居予曰即書而觀之其勢不能不旁及乎他也故摘此兩言以名吾齋庶得常自在之耳或曰集義之功可得聞歟曰子不觀夫孟子之言乎所謂必有事焉者言念念必在乎義而無一念之不義事事必合乎義而無一事之不義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他事謂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集義之功如此可謂密矣予方體而行之庶幾自反常直無所愧怍而浩然之氣由之以生也或曰集義可以生浩然之氣乎曰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浩然之氣也是氣也即天地之正氣雖人人有之不能以直養而為私曲所壞苟能集義以生之則復存於我矣雖然是氣也可以集義生不可以義襲取可以有事勿忘得而不可以正心助長求也或曰孟子論養浩然之氣而必先之以知言

者何也曰子不聞諸先儒之言乎窮理知言以開其前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集義養氣以培其後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孟子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與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亦有為者亦若是予於孟子亦云或乃憮然曰命之美子遂繫其言為記而置諸齋之楣

### 大同鼓樓記

鼓樓之建雖有司為政之一端而其所關則甚要且人之於晝凡有目者皆知時刻之所在入夜之際非更鼓以示之則茫然無從而知然則更鼓所以代人之目者也夫一郡一邑官府列焉百工具焉衆役在焉人民聚焉必有更

鼓以示之則有憑有期而不失其節庶務由之以興矣大同為邊方大郡有親王以居之有大將以鎮之有憲臣以蒞之軍民之夥不下十數萬人而更鼓不可以無設也或曰更鼓之說固然矣而必樓之樓焉樓之費也甚大然則斯舉也毋乃勞民傷財矣乎曰古者郡邑之制必為樓於城門以貯鐘鼓名之曰譙用以警衆其勢不高則其聲不揚而人之聽聞也不廣夫以一樓之建為十數萬人之所聽聞則所費者寡所益者衆亦何勞民傷財之有或曰譙樓之鼓嚴昏曉之節而已今以為知時刻之所在何也曰昏曉之節有目者皆能知之惟夜有五時時有八刻人所不見故譙樓之鼓加之更焉夫天之運行一晝一夜九

十餘萬里君子雖向晦宴息以安其身而天則未嘗不運  
行也苟因更鼓而知其運行之時則凡為臣工者寧不惕  
然興起其自強不息之志而法其健乎謂之嚴昏曉之節  
末矣彰武伯楊公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公越故嘗建  
鼓樓於郡中而屬郡守李福至京求為記予故述其所以  
然之故貽之

進士題名記

我朝法古為治設科取士自洪武以來 廷試進士幾  
三十科凡豪傑之士出而立要津濟膺仕芳聲偉烈旬旬  
振耀於宇宙之內以輔成我

皇明雍熙泰和之治者率多進士發身也嗚呼盛哉天順

甲申春

皇上即位之初禮部請 廷試貢士遵舊章也

上曰臨軒策士固我

祖宗法古求治之盛典茲朕兢兢在疚而情有不能安  
然行之者特令多士各陳治國平天下之要道以獻于以見  
皇上盡孝之誠心取士之盛意兩得之矣已而屬儒臣閱  
其所獻乃賜彭教等二百四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禮部復請立石題名于國子監

上命臣賢為之記竊惟士之仕者所以行其義也豈但君  
臣之義凡事皆當合於義焉不然則利而已君子小人之  
分在於此然則義之與利豈易辯哉不致謹於疑似之微

未有不以義為利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矣是以古之君子恒戒謹恐懼慎思明辯而不敢忽也夫人但見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徒功名事業光明正大如此而不知其所行純乎義也後世雖有豪傑之士終莫能與之比肩者顧其所行不免雜乎利焉雜乎利則不純於義望其媲美前烈豈可得乎嗟夫聖賢發明義利之旨詳矣有以先義後利為言者有以正義不謀利為言者惟恐世之君子徇利而忘義也今登名於是者果能惟義是行則功名何患其不光明事業何患其不正大而雍熙泰和之治將益隆矣而今而後願與諸士勉之

古穰文集卷之五

古穰文集卷之六

序

送夏千戶序

予嘗讀太史公書見漢祖龍興豪傑雲從為腹心為股肱為爪牙者旬旬震赫飛騰乎宇宙意氣之盛蓋不止於凌泰華衝斗牛也至以不言躬行篤孝淳謹見稱於當時者惟萬石君一人而已然萬石君歷惠文景武四朝尊爵榮祿而子孫貴顯至二千石者十七八彼所謂豪傑功臣之家鮮克儼焉或傑及其身或子孫一再傳而敗者皆是也君子於此有以卜其福慶之所自矣今之世有類是者吾於鄧之守禦千戶侯見之蓋鄧自孔侯開勅以來其間勇

畧特達為崖岸斬絕之行氣焰可畏於一時者不可屈指  
至於忠厚愛人與物無競恬然自守於禮法之中子弟謙  
恭族屬蕃衍而軍士仰戴不替者惟夏侯一門向之氣焰  
可畏者不干憲於其身則敗之於子孫數年之後泯然無  
迹甚矣夏侯一身一家躬行之善有類乎萬石君也譬之  
花柳逢春爭新聞艷於一時至乎秋冬則頽然零落枯槁  
而松竹凌寒挺然蒼翠豈不可尚也哉夏侯在任蓋五十  
年于茲矣今以歲及指使在禮不與服戎援例用嫡子以  
代則今夏侯是也今侯名傑搆謙淳謹不減其父蓋前夏  
侯位不滿德厚施而不食其報功名富貴必於子孫乎見  
之蘇子所謂天定者也侯世家和州之含山歲乙未從戎  
遂充什伍長洪武壬申以功陞懷遠衛百戶累進正千戶  
以洪武甲戌調令任蓋世祿于茲生云

送楊公儀知鄧州序

是歲戊辰夏四月吏部品士之當仕者請於

上命之官有楊公儀者冠諸士為守於鄧鄧吾鄉也因贈  
以言昔者孔子適衛曰廢矣哉冉有曰既廢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向使孔子操治人之柄  
以行其道不過富之教之而已楊公往治吾鄧亦惟孔子  
之道是遵雖然不可忽也富之教之必有道焉先儒所謂  
制田里薄賦歛富之道也立學校明禮義教之道也以今  
觀之田里之制賦歛之薄出自朝廷太守不與焉學校

之立禮義之明自有師儒太守不專也然則富之教之果非太守之責乎曰政亦多術矣彼所謂富之教之之道太守雖不與且專而太守豈真無所事者哉蒞政之初必謹察之某事也有以害吾民之窮也由此而致吾除之某事也有以利吾民之富也由此而得吾興之又謹察之某事有以薄民俗吾禁之不使復行也某事可以厚民風吾勸之不使或墜也害除利興民生遂矣富斯得焉薄去且專者如此嗟夫天下為郡為邑者衆矣如孔子之言而見諸行事者幾人哉必見諸行事而不託諸空言斯無愧於聖人之待而守令之責塞矣 楊公去此其留意焉

戶部尚書古公輓詩序

鄉之人古君本來自鈞州持其父輓詩一帙造予舍且告曰先人為戶部尚書而卒得搢紳大夫士輓詩若干首未有序焉者蓋三十年於茲矣非敢緩也以母老垂白在堂左右就養不可一日離今母以壽終始克至 京師意者鄉好得序其首以為永圖予昔寓郡庠時聞鄉之先達在朝者有古公焉為人端重有風度愛惜名節能以禮自防凡百時好無一動其心者是以在家有孝友之稱在邦有忠廉之譽歷事

高文仁宣四朝眷注咸優蓋德孚於人而行無不達真當代之偉人也既而領鄉薦上京師登進士公已棄世數年



自傷不幸不得望見大君子威儀以挹道德之餘光付之  
悵然而已洎觀楊文貞公所撰神道碑乃知其平生履歷  
之實景慕之餘慨然於心思欲為詩以自附於杜子八哀  
之義顧多事而未能也古君乃以此見屬其又何辭然輓  
詩非古也其意則出於古矣禮曰吊於葬者必執引執紼  
言吊葬者必輓引紼以助其力其哀可知矣今也於執輓  
之際形諸歌詠以敘其哀蓋君子緣情而生以義起者也  
况因之而發揚平行實之美亦仁人孝子所當致力者今  
古君倦匕不忘於歲月之久非篤於孝親者能如是乎尚  
書公諱朴以清白遺家本其季子也讀書好礼重於鄉曲  
嘗擇子之秀者二人為郡庠生卒業日進殆將復振其家  
聲以慰泉壤云

送崇德知縣焦君序

國朝進士除官內外兼用自宣德以來率多留內任或外  
任者什一今

皇上念及元元謂親民之職莫如今嘗考郡邑之治效由  
進士者居多於是兩勅吏部自今縣令有缺以進士補  
之此求治安民之本心然意者不專於是蓋謂進士才高  
氣銳悉留內任未必不志大而忽細一旦任重或有踈略  
之舉必於此焉歷之使之動心勞慮增益其所不能庶可  
以成大器實預養之以為他日廟廊之需殆朝廷鼓舞  
英豪之深意或者遂以進士得此不足榮蓋未之思也自

常情觀之進士授職固宜喜內戚外而君子之喜戚則異於是。不以內喜，不以外戚，苟可以行其志，雖外而喜，否則雖內而戚，蓋君子之喜戚係乎道之行與不行也。夫何暇內外之計哉？葉之焦君仲容以進士當選，偕同年友十七人俱為令，仲容得浙之崇德人，皆為仲容戚，惟仲容欣然。造予告曰：吾慮得內任，必安逸，後不能堪事，今誠得出宰為幸。子知我者，得無一言嗟夫仲容之志君子哉！其過人遠矣。是固以行道為心，喜戚不係於內外者也。以仲容之心觀之，蓋謂一邑之事萃乎今，凡其利可興，害可除，弊可革，盜可息，訟可理，政可平，凡百廢墜可舉者，皆在吾掌握之中，所以展吾才，盡吾心，次第而推之，不難矣。君子以行道為樂，吾故曰仲容之志君子也。回視居內任者，循規制，勞案牘，日不暇給，曾如仲容之樂乎？以此易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仲容以為何如？

代李司訓作送練士還家序

士之所以自顯於世者有二途焉。曰文與武，而文武之士各用力於自顯之業，則有難易精粗之不同。君子不可不察也。夫用力於文者，似易而為業精焉；用力於武者，似難而為業粗焉。然則用力似易而業精者，勞心用力似難而業粗者，勞身勞心者，治人勞身者，治於人而國家取士於二途，官勞心者，終其身官勞身者，繼其世則其所尚無乃異指乎？曰未可以差殊觀也。夫文士為業雖精，其途夷

而武士為業雖粗其途險夷之際安危係焉人情好安惡危而夷者安所關險者危所係全生而遠害與夫出萬危不顧一安者孰輕孰重不待知者而明矣由是觀之則朝廷於官人之法其為慮也深矣今年夏予以教官考績來京師適有故人曰褚姓而銘名者以練士相邂逅感慨而追陪者累日既而曰吾與先生得斯會不可以為非幸請一言以為後會之張本嗟夫吾與子俱絆於仕途吾以文而子以武其用力於自顯之業則有難易精粗之異身心夷險之殊洎授職於朝廷又有終身繼世之分而終身繼世者有崇有卑有顯有微顧其崇且顯者我亦之有能也子尚勉圖之古人謂九重之臺起於寸土千里之行起於是下慎勿以今是役謂不可企及夫高且遠者於是乎書

送劉主簿序

天下郡邑無慮千餘而地瘠民貧莫甚於山西山西郡邑不下百餘而事繁政劇莫甚於太谷蓋太谷者密邇藩臬盤根錯節之地也人之常情孰不惡繁而好簡喜易而憂難古之君子則異於是以為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蓋所見出於常情之外宜乎有大過人者今之君子能若是者鮮矣劉公某之為太谷簿也方授職之初人皆為公戚惟公以為喜問之則云吾之利器行將別於此吾何為不豫哉其勿為我戚戚也聞者始愧而大異之洎下車之

日邑人望見顏色威儀皆惕然生敬心已而蒞事惟明惟斷雖百務叢集而一揮判然市民始而觀者如堵墻明日去者半又明日半者去又明日無一至焉僉曰神明主簿孰敢侮之越明年令行禁止吏民悅服自藩府臬司大郡鉅公無不擊節嘆賞以為諸邑之簿最於是一邑之邊儲專委任焉每於事竣未嘗不先人而上官為之自慶于今已八年矣操履如一日焉太谷自開邑以來令丞簿未有能終其任者或一二年甚至數月即為邑人訟而黜之間能得白復任亦不旋踵而去獨公屹然若砥柱之在中流是果何脩而得此乎亦曰其立心也公其持志也勇公則生明勇則能斷吾於是乎知劉公之利器可尚也已茲以

考績書景將還於公有鄉曲之雅者謂不可無言以贈於是乎書

### 送羅通判序

通判郡佐也郡之佐其名不一自秦置守以來無慮十餘等曰郡丞曰治中曰別駕曰長史曰司馬曰贊治曰通守曰倅與夫今之所謂通判者皆是也夫一郡之大有守必有佐則是非可辯得失可別然後一政之施一令之下庶乎有利無害而民得被其澤矣茶陵羅侯琥通判河南之南陽命始下也南陽之仕于京者往見焉退而喜之咸相謂曰淳人也容貌舉止安閑不躁存于中者可知也詢諸鄉人則又皆曰善人也鄉曲之譽莫有過者洎往任也

寮屬被其容接者舉得歡心焉按歷所部郡邑之民欣然  
交慶于今三年與人誦之曰羅侯判府吾民獲所羅侯出  
遊吾民以休來自郡者莫不云然予聞而異之子貢問鄉  
人皆好惡何如夫子以為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  
其不善者惡之羅侯不惟一鄉之人好之自其所識至吾  
一郡士民莫不好之與夫子所謂未可者如何解之者曰  
子見侯之鄉人好之者皆善人也安知惡者之不惡乎其  
所識與吾郡之士好之者亦若是也而吾郡之民被其德  
澤者豈以善惡而有間哉其說信矣嘗觀於易比之九五  
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先儒以為豈惟人君比天下之  
道如此凡鄉黨親戚朋友衆人莫不皆然乃知侯之為人  
所好能明乎是道而已夫豈示私恩為虛譽者哉侯勉之  
歷觀古之名公鉅卿莫不由是出若富鄭公在鄆李文靖  
公在澶呂許公在濱其後皆至台輔為有宋名臣而其人  
之言行政事具在方冊侯考而行之不難矣夫與人言而  
不以遠大期者非厚之道也取以數公由通判而至遠大  
者為侯告焉

### 送王指揮序

韓門巨室有王姓而微名者其父求為陝西節指揮僉事  
既老且疾令微請代于大司馬乃授西安衛指揮使瀕行  
祠部郎中趙君與之交好率其鄉人乞子言以贈問其世  
家云武陵人大父奎國初累功至指揮僉事伯休復以功

進都指揮使守寧夏 朝廷倚重無西北憂沒於陣時  
以死從特 賜貞節之誥永奉母魏至孝初授延安衛指  
揮使改綏德留妻謝養姑姑有疾謝驚懼禱于天割股為  
羹以進疾愈至八十又六乃終永哀痛不已懇乞終制廬  
墓弗獲謝代之 詔旌其門曰孝行從子敏卒妻趙亦以  
死從 詔旌其門曰烈婦此其大畧也予聞而嘆曰嗚呼  
忠孝節義萃于一門可謂盛矣夫為臣盡忠於君為子盡  
孝於親為妻盡節於夫為婦盡孝於姑乃天命之固有入  
道之當然觀王氏一門為忠為孝為節義者如出一轍夫  
豈有所利而為之者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  
彛好是懿德此之謂也古之聖人立教垂世亦不過使天

下之人皆欲如此而已以今觀之世祿故家如王氏者多  
矣有忠馬而孝無聞者有孝馬而節義無聞者有忠孝節  
義俱無聞者又况背理亂常甘於污穢者比比視王氏一  
門相去何遠哉夫王氏之門盛矣為子孫者亦不可恃此  
以驕人而矜已也自古名門右扶成於祖父而墜於子孫  
者十常六七况故家子孫一違先訓其責倍於他人實藝  
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故曰起家難保家不  
易書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  
可不慎乎今侯有伯之忠有父之孝所以光前烈而振家  
聲必有能副鄉人之望者若夫出奇決勝應變之術所謂  
軍旅之事吾未之學也在侯之自勉云

送廖指揮序

昔漢高祖起豐沛而將士功臣多豐沛世祖起南陽而將士功臣多南陽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而將士功臣亦惟淮甸多焉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風雲之從必其近者勢固然也長陵衛拍揮使廖侯鏞其先淮之定遠人曾大父諱友洪武初仗劍從

太祖開拓寰宇累功至昭勇將軍指揮使賜誥以世其爵歷子孫三世至於鏞或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豈其然乎吾聞友為將軍不坑降以圖利不安殺以邀功故官止于此使惟利是圖而功是貴以友之勇而取爵其不為侯

為公也邪其心固曰積其善也多而獲其慶也長食其報也薄而遺其後也遠嗚呼友之所存如是雖歷百世而益昌復何忌哉吾不及見將軍交而嘗與寮案以山陵祀事往來主其家見鏞之父身從父貞皆循循雅飭類儒家子亨也事母恭而婉友弟愛而篤處家待人一於禮而不怠貞也母有疾刲肝為湯以進而愈嫂陳氏老而孀居無紀綱之僕不遠數千里取以歸處家待人如身焉詩云元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吾於廖氏一門見之夫廖氏昆季盛矣而鏞繼其爵豈可忽諸嘗見鏞在諸父側執弟子禮甚恪又聞鏞出則練騎射甚工蓋恪則能心祖父之心工則能勇祖父之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

其行身既沒矣人將觀鏞之行矣夫長陵我

太宗文皇帝劔為所歲世祿子孫得任守禦之責于此將必與國同休雖億萬斯年可也吾是以知廖氏之澤未艾矣所謂善多而慶長報薄而遺遠者非邪鏞將之任諸往來於鏞家者屬為序以賀且曰當風之竅聲可泯乎辭不獲乃述所見聞者頌而勉之

### 送貊知縣之內鄉序

河南七郡而稱易治者南陽也南陽十邑而稱易治者內鄉也蓋內鄉地連商於沃野千里土風物產加於衆邑以言乎士操存篤雅士易治也以言乎民習尚淳朴民易治也以言乎訟忿定氣平曲直自分訟易治也以言乎境就

僻遠要迎送不煩境易治也夫以一邑之政而四者易治餘可知矣然則易治若是而今於此者雖與卓魯並駕可也近觀數令類於傷錦而去何歟蓋非卓魯之心故也夫有卓魯之心雖無四者之易而非無卓魯之心雖有四者之易而難嘗見今之為令者居則曰我所願為卓魯也夷考其行百無一似焉何也蓋非卓魯之不可及也顧其為之無實心耳傳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而况卓魯乎欲為卓魯之道者惟當求其心之同不必泥其跡之似心苟同矣跡雖殊焉可也夫視民如子卓魯之心也能存此心舉而措之不難矣於是布大信推至誠決壅滯撥煩縈四民之業惟敷五土之利惟成窮獨以



恒姦盜不興撫字既勤風化亦行雖不求合於卓魯之跡  
吾恐卓魯不能自異矣及其去也攀轅卧轍畫形配食頌  
德立祠紀惠刻石皆餘事耳有貊君安者頡之太和人以  
太學生擢內鄉令謂內鄉吾鄧之屬邑也造予而問焉予  
准為人謀而不忠不可也乃以所見難易之說併古循吏  
之道告之既而內鄉宦遊之士未乞序以贈弗克更出新  
意也爰其語以貽之

送鄧州學訓導柴君序

正統七年春大會天下舉子較藝于南宮蓋以午計而甲  
乙取之要之其才不甚相遠援例甲登進士乙為校官然  
則朝廷之意深矣郡邑之職豈不宜授何乃舍彼而授

此殆以校官者人才之豐否係焉耳然則由乙選而任斯  
職者盍亦思其所寄乎雖然師生之相與貴乎息義兼盡  
也竊惟夫今之曰師曰弟子者往往不能相入而卒相悞  
焉况北方之士始也不知自奮必待師長教條之嚴誨誘  
之勤既久且堅乃克就業而人才之效可冀不然以渙散  
疎曠之心一旦而拘孿繫繫於此必有不能堪者顧乃惑  
其志不以教育為樂而前日之規制弛然莫振由是弟子  
無執箕膺楪之頌而外慕是馳或成與否若越人視秦人  
之肥瘠矣甚至齷齪相濁惟利之射所謂息義者不知為  
何物也十年之外師以無功黜士以業荒退豈非不相入  
而卒相悞之明驗歟三衢柴君惟一浙之江山右族學有

源委領鄉薦而來遂登乙榜授鄧庠司訓子故鄧庠生也  
聞其名接其容聽其言喜甚且私為吾庠諸友賀而今而  
復矜式允有賴焉况鄧之教官三人皆長者善開導諸生  
駸駸然有所造就君往主師席必能協心以教以育決滯  
為通易暗為明諸生雖少長不齊聰鈍不一隨其才引而  
進之期底而成不數年間吾庠士子將詵詵興起掇巍科  
而躋膺仕君寧不快然于心乎寧不副 朝廷之所寄乎  
所謂不相入而卒相悞者視此必赧然大慙於君矣鄉之  
宦友餞其行屬予以文因書此贈之

詠易序

予觀易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程朱大儒解之明矣

後來諸儒又復推衍而詳盡之使學者開卷了然於心目  
之間何其幸哉士之從事於易者可以不費辭說矣若乃  
有心於求異未必不流於附會穿鑿之失明之不得祇取  
譏耳予以昏愚之資於程朱諸儒之言多不能領悟豈敢  
別有發明之志哉間取其一卦一爻之切於已者為詩以  
詠其義意庶或可以體而行之亦若先儒所謂如已有疑  
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以事而反之於身以  
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將無所求而不得矣此予之志也其餘卦爻之事泛而不  
切於已者不暇詠焉或曰易學貴盡其道而子遺之無乃  
不可乎予曰予詠易也非解易也解易者欲明易道不可

以有遺詠易者欲体易道不可以不切或以為然曰詠之易而体之難不及其難亦徒然耳予聞之竦然因錄所詠之辭作序存之以為筌蹄云

詠毛詩序

近看詩經文公集傳諸儒論說解釋義理了然明白一時讀誦自竟通暢過目之後隨已亡失蓋由不能虚心切已深潛諦玩常若匆忙急遽草略看過撫其華不如其實義理之所以然者率不可得是以多閱而好忘因嘆氣質昏襍一至於此今者欲矯迫切之弊畧效五言律體不恤聲病但欲吟詠詩意徐索義理庶幾可得万一於身心也輒用錄之以驗後日季之進否至若國風中男女淫奔之詞亦不暇詠也

贈尚寶卿蹇公序

客問士由陰敘科目二者立身之難易予曰由陰敘者難由科目者易客惑焉且曰由陰敘者前人之澤受之而已夫何難由科目者自微而著百慮乃成夫何易今言若此則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也何見之異乎曰予之所言出身之謂也子問二者立身之難易吾以是告之則固難其難而易其易也夫前人起家功名若是其赫也爵祿若是其崇也遭遇若是其榮且幸也為子孫者之才之德雖與之等人猶以為弗及矣而况弗及者乎况遠其訓乎所謂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拍陰敘之立身如

此信乎其難也若夫寒士之初也名在鄉曲若是乎卑序  
聯親朋若是乎微身處群衆中若是乎尋且常也入於庠  
序之間雖無卓異之資稍能倍其功以力其幸一旦名在  
甲科身居顯要鄉人榮之朋友譽之士林屬望之往往名  
過其實矣科目之立身如此顧不易乎然則忽其難者終  
於難能知其難斯保其易也尚寶卿蹇君英故少師吏部  
尚書忠定公之子忠定歷事 五朝職列三孤位冠百僚  
適當天下承平之日享福祿榮名者四十年士之立下風  
而仰餘光者至今不衰惟君克世其家始用蔭補尚寶司  
丞秩滿以績著進秩卿恂恂儒雅有忠定風其名位功烈  
駸駸乎媲美於前所謂知其難而保其易者忠定之澤蓋

未艾也君之進秩鄉之仕於朝者相率來請文以贈因道  
或人問答之語以告之

送道士韓守玄序

或問道士立名之義子應之曰不知也曰為李之道博而  
求之然後擇焉一事不知儒者耻之吾子以為何如曰然  
吾固應之非正對也所以夫子之問也夫士者事也役道  
為事故曰道士其義則是其人則非也曰立名之義既聞  
命矣敢問其道何如曰子盍觀諸老氏不曰道之為務惟  
恍惟忽莊氏不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  
默韓子所謂道其所道者是已然則儒者之道同乎曰儒  
者之所謂道猶大路也天下之所共由者也其要不出乎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其教易知而易行也二子  
之所謂道則求之恍忽窈冥昏默之中非吾之所道也有  
韓守玄者鄧之簪纓家嘗曰士固各有志耳吾族之仕者  
已有其人吾又孜孜惟祿是干不幾於壟斷之登乎遂絕  
意不求仕進入佑德觀寄迹老子法中又曰昌黎吾祖也  
湘子吾宗也一則為儒一則為仙各造其極不能相通吾  
則尊祖而敬宗以老為名以儒為行所謂墨名而儒行者  
吾祖固嘗許之矣予聆其言而嘉之蓋有托而逃焉者也  
今年春請牒於禮部而歸一日戶侯張君率其鄉人屬文  
以贈予儒者徒也老氏之道未之李姑取或人之問者次  
其說以告方將質之守玄試聽所以為業之詳而守玄勿

勿別去予亦解於職務竟弗果云

古穰文集卷之七

序

送考功李先生致仕序

考功李先生年六旬有五以員外郎秩滿在正統八年夏五月一日不謀于妻子不告於寮友獨狀老疾於冢宰決意請休冢宰方注意薦之乃款接良久猶豫未允既三日不行先生乃懼留之采遂抗章納祿辭極懇切命下亦不決屬之吏部先生復白于冢宰至再至三猶弗許輿論紛然謂先生學醇望重况未及引年不可釋選部郎中張君留之不獲至於泣下遲命浹旬冢宰以先生之志終不可奪宜遂其高為請於

上允之內閣大臣聞之悵然謂適加品題若李某者非六卿之貳則方伯之長顧去已成矣食不下者竟日嗟夫先生果何備而得此哉蓋其所存所行必有卓乎不可及者賢獲從先生之後八年于茲其精微遠大雖未能識至於耳目所見聞賢悅之學而未能者尚可遺也飲食之甘舉世之所好也而先生珍味不嗜于口衣服之美舉世之所尚也而先生縠綺不着於身干名附勢衆人之所蹈也而先生遠之高位厚祿衆人之所慕也而先生薄之其所好尚慕蹈獨異乎世之人者何也蓋先生之所好者淡薄所尚者儉素所蹈者恬退所慕者天爵惟古之人是同宜乎與世之人固有如圓鑿方柄之難合然則難合如此宜見

踈於人及其去也識與不識咸以為惜何歟于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可得泯者或曰朝廷清明世道亨泰尊賢使能不靳爵賞雖遠方僻壤高人端士自蔽於不耀之地者咸振衣興起願立于朝况先生以宏博之學正大之行居考課黜陟之地為士屬望已久自宜選秩崇高揖讓於公卿之間以佐化理今乃果於求去吾黨之士未有所聞賢曰先生起自布衣登名進士歷官于茲三十餘年今乃早圖晚節以全始終其有補於士風不小子之云云柰何或乃撫然為間曰命我矣賢以門生辱先生雅愛不以形穢自鄙敬書此為別

送郭司訓之任黃巖縣學序

世嘗說古之君子大過於人今之君子不及也又謂今之人無復有如古人者予竊疑焉以為人之常情首遠而忽近喜傳聞輕見知自古而然未必今之人盡不及古古之人盡過於今誦斯言於人無不以為然者已而詳觀世故大要以今之君子所存所行驗之乎詩書所載則又大有不相似者翻思前日所然之言又甚惑而不可據孟子曰君子有三樂一則曰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蓋古之君子誠以是為樂不誣也今之職斯樂者非校官乎然而天下之士出登仕途內則為公卿為大夫外則為藩臬為郡邑雖有大小之異莫不皆以為樂至於校官之授必有不憚然者均是務也古人以為樂今人以為不樂其所好尚

若是其背馳也則今之人誠不類於古之人矣既而思之教育英才固為可樂苟在我者無教育之具縱得是職不能一朝樂也雖古之人能得是樂者無幾使今之君子果有其具豈必下於古人之樂哉蓋古之君子在春秋時惟孔子有其具得是樂戰國時惟孟子有其具而樂未遂漢之董唐之韓具亦有而未能樂文中子似有其樂而具則未及宋惟周程張朱有其具得是樂而安定亦然在元北有許南有吳具與樂亦兼有之然則是樂也豈易得哉惟古之君子大過人者能之今之君子不及焉宜乎得是樂者寡矣郭君用輝常之無錫人自幼見樂於其師為學益富而未已又有得其可樂之具乃歌鹿鳴上春官遂登乙



榜擢台之黃巖訓導夫天之於人也不枉其才郭君既有可樂之具又得其職且黃巖之士學有源委可教可育者有其人焉非如徒有其具而不得其樂者比吾知郭君之樂將無愧於聖賢君子之樂矣考功李先生實出其地賢辱在門生謬為所知命序郭君之行敢以是告

### 魯氏族譜序

太學生魯仲禮持其族譜一編詣予告曰吾族本字木魯姓國初入版籍去字木字先世歷有顯人文章政事具載元史而家無譜系吾懼夫族屬之無統也作魯氏一譜然世代綿邈不能遠引乃斷自諱德者為始歷子孫至震凡七世據可知也願為我序之俾族人知所紹而後世知所

述以不忘水木本源之義焉予聞而嘉之以謂江北故家子孫弗克世守先業非盡不肖也厄於兵燹故耳有或一遭是厄子孫流散隨處家焉茫然不知世系所在相逢不異於途人孰知以是為念而能追考世次乎仲禮獨惓惓於此其賢於人遠矣夫譜系之作豈徒然哉非欲矜眩開闔誇示鄉黨也將以推本反始也將以辯昭穆敘親疎睦宗族化鄉人也由是而得尊祖敬宗之道焉豈非仁人孝子之用心歟古者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是以天下之人貴賤有常而宗支不混柰何五季以來其書既散其學不傳而此道於是乎蕩然矣近世大夫間有能脩舉者多出於江南蓋無兵燹之患故家子孫猶能世守其業

而譜系固可舉也今魯氏出於內鄉內鄉江北之地也乃有七世之譜焉非子孫之賢孰能致之觀其歷世簪組後先相望其曾大父文靖公辨文章政事擅名前朝仲禮尚思繼述以振揚家聲期無愧於文靖可也雖然本深則末茂源遠則流長理勢之必然也仲禮為人淳雅好學異日必有光先世者吾是以知文靖之澤未艾也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尚驗之魯氏之門是為序

### 送朱縣丞之洛川序

吾友朱有年為人稠儻有奇志蚤入學為諸生從明師遊識見迥出輩行既登太學所交益廣所聞見益博為仕之方洞然於胷次蓋持此以待其用素矣特未知利器見別

於何地耳今年春謁選吏部無慮千餘人有年以太學區別例試于考功歸于選部品藻于冢宰列狀以聞命下得陝之延安洛川丞鄉之宦遊或舛望謂斯職未足以滿其才而有年亦有不憚然者予聞而惑之曰其亦未之思也古之人寧願才有餘而不患位不至以有餘之才而居未顯之位苟盡其當為則力可能而功易成况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豈可不加之意乎昔吳門葉芑丞於潛嘗曰官無庫崇職無簡繁事無難易惟敬則行以此見重於咨夔意者取其能敬職業有合乎孔子所謂執事敬者世之人往往不足於丞必以昌黎所作崔斯立記為援殊不知彼有激而云不然昌黎王承福傳政以戒夫食焉而怠

其事者而又述斯立之語以開之無乃不可乎吾知昌黎必不如是自矛盾也有年蓋亦慮諸試觀今之高官大職未有一蹴而至者率有漸也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理勢之必然以有年之才固不止此行將躡要津躋臚仕以遂厥初心茲之往也惟隨其分之所至而盡其職焉無戚戚可也若夫擇便為廳斲桐鏝壁面山而俯沿嘉卉美竹儼立而森列玩游鱗聽幽吟坐密蔭弄柔芳吟哦以自適曰丞負予予不負丞亦無取焉耳

### 送南陽楊推官序

南陽中州大郡也其屬十有三縣居其十山川明秀土地膏腴人生其間者有東漢風士尚節義民務農業其為訟

也簡其為俗也淳守茲土者往往馳名至有不尚刑而蒲鞭示辱者斯固德化之所致抑以民生易擾也自漢以來郡之刑訟太守兼之後唐始有推官之制宋元及我朝因之誠以一郡之大有政焉有刑焉政以為治刑以輔治任之不專則刑罔而政弛是故以守出治同以佐之通以贊之而刑則付之於推焉然委政何備而待刑何畜于以見人君之治天下也惟尚德政民有不一然後刑焉故曰刑者輔治之具也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若夫專務黷刑以為治無乃昧於本末輕重之義乎吾郡推官楊公玉華世家蜀之儀隴為人慷慨有氣節領鄉薦入太學正統改元之三年以選人優等擢今職嘗舉孟子之

言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故術不可不慎也吾非學申韓之學者奈何務此既又曰古人所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者率由是道吾何歉乎哉於是破崖岸置邊幅一切獄訟務求其情三載之間大畏民志而庭閑若無事者茲以考績書最而還郡人榮之請予文以贈惟吾郡之風土既如此而楊公理刑又操心如此則民俗加淳不言可知而蒲鞭可復見於今日已揚公往任益用其心哉他日又將大書特書以俟觀民風者錄焉

送夏公瑾還鄉序

天之生物萬有不齊而物之成敗亦萬有不齊若夫人又

物之最貴而靈者其在世也又有吉凶榮辱窮通得喪之不齊焉且以士之在仕路者觀之通達於前者或蹇滯於後遭遇於後者或坎軻於前又或前後屈焉而伸於中或中屈焉而伸於前後求其所謂富貴利達始終得意而不失者殆千百之十一也豈非天地乘除一定之數出於自然而不可移易者乎古之君子有見於此惟盡夫在己之道而已其於禍福之來一聽於天初不芥于心焉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柰何世之人之未達也得意則喜失意則悲甚至未得意之時冥行妄作以求之未之有得祇見其失也或既得矣恣情縱欲以騁之卒亦不能保其得焉若是者非正命也諉之於天不可

也然則古之君子能盡在己之道是以俯仰之間無所愧  
怍卒之禍去而福來在易履之九四曰履虎尾愬愬終吉  
言能戒懼以順自處則終免於危而獲吉也今之君子其  
亦有能若是者乎吾友夏公瑾始舉進士官吏部之考功  
十有餘年可謂通達於前矣已而獲譴謫戍邊城離患者  
十有餘年豈非蹇滯於後乎茲者遇 需息既釋其戍復  
官其身俾還鄉里是又所謂屈於中而伸於前後者矣蓋  
其所守之道同乎古之君子故能如履之九四卒之禍去  
而福臻焉公瑾姑蘇人其鄉里衣冠文物之盛甲於東南  
諸郡蓋不減於宋時洛陽也先達著舊宿德雅望之老皆  
公瑾平昔相知之稔者公瑾斯歸林下又增一人矣耆英

之會所樂何如哉然公瑾所以得是樂者實天之所為也  
尚勿忽其在己之道以為始終全人庶幾朋友之望乎

### 行稿序

詩為儒者末事先儒嘗有是言矣然非詩無以吟詠性情  
發揮興趣詩於儒者似又不可無也而學之者用功甚難  
必專心致志於數十年之後庶幾有成其成也亦不過對  
偶清切聲律穩熟而已若夫辭意俱到句法渾成造夫平  
易自然之地則又係乎人之才焉嗚呼詩豈易言哉予往  
時亦頗好詩但無專心致志之功加有才思踈拙欲耽佳  
句卒不可得且能妨廢讀書工夫用是不屑為之已數年  
矣茲者奉命有事於蜀川凡道路之間目之所經發乎情

而句亦成第恨鄙俚不能佳耳即欲投之丙丁不如錄之  
以俟善詩者之運斤焉

### 賡詠杜律序

予以公事幹當蜀川暇日無以自遣因得杜律一冊詠之  
不已復賡其韻或曰世稱杜詩冠絕古今以為聖於詩者  
詩至於是天下之能事畢矣惟太白能與之齊名後世雖  
有作者願立下風莫敢與之抗也文人才子莫不竊效其  
體制陰襲其辭意而不敢明和其韻第恐和之不如徒取  
譏於人也子何不此之顧耶雖然恐取譏於人而不敢和  
者詩人之慮耳吾非詩人也特憐子羨之才不為世用而  
坎軻終身鬱鬱不遂之懷往往發洩於詩蓋苦其心志行  
拂亂其所為者予自思身雖未嘗經此亦當驅意於此使  
知古人所遭之地庶幾亦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耳  
初不計其可也君子幸勿以為僭焉景泰三年歲壬申冬  
十月吉日慎獨子寓錦城序

### 平陰王夫人王氏輓詩序

禮曰吊於葬者必執紼紼言送葬者必輓引紼以助其  
力不言有歌詩也及觀春秋時齊將命其徒歌虞殯解之  
者曰是送葬之歌曲也乃知輓歌之來遠矣莊子曰紼謳  
以生必於斤苦言必起於促急用力之疏緩者或曰隣有  
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安有送葬而反歌者乎予曰春  
相巷歌止於齊力而已執紼引紼而歌者不惟齊力而又

寄其哀焉詩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輓歌之意亦猶是也  
或曰歌以寄哀則聞命矣果出於執引紼者之歌之也則  
可今之為輓詩者初則未嘗執引紼也不幾於妄乎予曰  
不然孝子之心雖極其哀然不能自敘其情也必托之聲  
詩則孝情於是乎暢矣豈必出于執引紼者而後可哉又  
曰公卿大夫之喪為之輓詩可也而夫人之喪亦為之可  
乎予曰此孝子傷其父母之情禮無彼此之間也記曰自  
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所以必索詩以哀其親  
者亦情之所不能已也成國朱公嘗詣予告曰先母棄世  
得縉紳大夫輓詩甚富幸先生為序其首予惟公之父平  
陰武愍王及母夫人神道碑銘皆予之所撰也輓詩之序  
不可以重辱公固求之不釋也竊思王之豐功茂績與夫  
人之淵德美行具載碑中不宜復贅特序輓詩之所從來  
以貽之嗟夫世之勛臣子孫率多溺於富貴視詩書為外  
物薄倫理而不由今公乃能從事詩書克篤忠孝於親既  
沒之後猶惓惓不忘托於聲詩以敘其哀則其所存異於  
常情遠矣由是以知平陰之澤其未艾乎

贈少詹事孔君序

甲戌之歲三月一日廷試天下舉子簡命儒臣讀卷予忝  
與焉方試之初執事者報少一人驗其名乃孔公恂也僉  
曰孔氏子孫本朝鮮有與廷試者幸而有之豈可遺之  
即遣人召入問其故愀然曰適聞父病亟也僉曰訃音未

至宜就試如今孔君黽勉從之時司啓已報午矣策就猶先於人第在高等予時嘆曰孔君所存所學如此信乎為聖者之後也已而拜禮科給事中敷奏詳雅恭慎不怠士林莫不重之天順改元

皇上復正大寶慎選才能列于庶位既識君不欲輕用遲之蓋數歲矣癸未春詹事府缺人

上曰宮僚務得正人如孔公恂司馬恂可也遂同陞少詹事搢紳聞之無不欣悅以為得人其僚友之厚善者請文以為贈予惟先聖之裔文學才行功名事業後先爭先者自戰國而下可數也若斌若安國若融若頴達若巢父若道輔又其表表者蓋聖人之德之功同乎天地而慶澤廣

衍綿綿不替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天下之士讀聖人之書者莫不遵聖人之道而不敢違夫然後無愧于聖人之徒况為其子孫者乎苟於聖人之道而少有違焉其愧比之常人蓋倍蓰矣可不慎與觀孔君聞父病亟不肯就試孝親之心誠矣敷奏詳雅恭慎不怠忠君之志著矣今茲膺寵擢以輔元良豈無自而然哉雖然未可以是自足也必使文學日富才行日高功名事業日進與前所謂表表者並美於千百載之上庶幾其無愧乎君先聖五十八代孫是為序

送固始教諭姜貴憲序

人之為師出於自立者難出於受職者易夫自立者非有



朝廷之命而四方之士自然景從雖千里之遠負笈而至  
蓋非學博識廣德尊道隆灼然可以為人模範者不足以  
致之此其所以為難也在古有能之者若漢之董馬隋之  
文中子宋之孫石程朱是已是數君子後世仰之如孤松  
挺秀於黃茅白蒿之中豈易得哉若夫受職者非有自立  
之能而往主師席學不必博識不必廣也生徒之他適以  
法拘之而已德不必尊道不必隆也弟子之相違以勢臨  
之而已此其所以為易也若是者自古至今人得而為之  
今有人焉有自立之能而復受朝廷之命殆所謂難易  
兼得者矣姜君貴憲江西番易人與予布衣交也相知最  
稔昔在鄧庠時予與之約曰有過相規朋友之道也而今

而後當留意毋忽焉君曰諾遂於處已接物之際互相察  
之自朝至暮予得姜君之失者不過二三而姜君得予之  
失者每至四五於是乃知姜君資質之美予不及也已而  
予登仕路君亦還家入郡庠後進之士皆從學焉久之多  
有成效往往登巍科躋臚仕予以見姜君別後其學識道  
德必有過於人者其於師道亦可謂能自立者矣今乃膺  
貢而來慨然有造就人才之志遂得固始教諭君往矣慎  
勿以易者自恃而充以難者自勉庶以副朋友之望焉嗟  
夫子與君不相見者二十年矣使吾不得聞過不幸孰甚  
茲獲會晤方藉以相覩而未及再期又復告別嚴澤之益  
復於何時而可得乎於其行也悵然于懷乃述師道難易

及相從之舊為贈且寓責善之意云

### 一路息榮序

予始入學讀曲禮至士無故不徹琴瑟不知琴瑟之聲何如與不徹之意安在及讀樂記至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解之者曰絲聲有廉制裁割之義人而廉隅則志不誘於欲然後知不徹之意有在而琴瑟之聲尚未聞也已而登進士官吏部適浙之溥洪氏以上舍生謁選聞其善琴乃禮致之來浦君為一鼓之其聲音節奏輕重疾徐各極其至而廉制裁割之義未嘗不寓其間傾聽之際雜慮頓消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從而學之得數曲焉顧於指法雖未精熟而琴中之趣則已識其一二矣

未幾浦君擢尹名邑而去天順二年秋

上方留心於禮樂思得善琴者於萬樂之暇時一聽其聲音以養中和之德 召臣賢以問因以浦君對乃自旬容尹召至京改大理評事尋又進寺正浦君間持一卷來告曰洪自幼好琴誠得其趣思樂之終身泊擢官知縣又以為言雖得奉堂焉既至旬容乃知不如子賤之在單父也蓋是邑俗邇南畿政務繁劇且公私往來之人如絡繹然為縣官者奔走迎送之不暇甚至不脫衣冠而寢稍或不及便為得罪一旦 詔旨下臨如去平地而上青霄也如釋重負而恣遠遊也如蟬之蛻以騰飛而吸沆瀣於叢木之顛也自旬容至京師雖數千里之遠不啻若百步之近

感 皇恩之遽加免叢脞之煩擾乃繪圖為卷題曰一路  
恩榮惟執事賜之一言乎予謂浦君以善琴召用獲被  
恩榮如此豈非常之典也尚圖報稱而勿忍使南風解愠  
之詩復見于

今上慶美 恩榮之無忝乎

賀劉克明陞通政司叅議序

歲在丁丑之春

皇上復登寶位改元天順簡任才能一新庶政時則有若  
劉君克明居近侍任言責勅大臣之不法者奏對閑雅聲  
音嚴正聽之悚然令人起畏心  
上甚偉之越數月通政司以缺佐聞

上曰朕得其人矣比宣奏章者惟良顯哉適克明奉使  
親藩於外既還遂拜右叅議已而敷奏詳明一時未有出  
其右者僉謂  
上之擢用克明誠當其才也嗚呼咸若時世無遺才才無  
枉用廢績咸熙不占而得矣雖然此特才之見於外者耳  
其存於中者人尚未知之也吾聞克明早以禮經魁陝之  
鄉試登進士高第其經濟之畧平治之具必有卓然出乎  
等夷者

上將察其所存而超用之豈但如是而已或曰若子之言  
將謂是職未足以盡克明之才乎且今之通政即古之納  
言舜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夫以龍在虞

廷任斯職也未聞不滿其才雖克明之賢不讓於龍而居  
龍之官夫豈少哉予應之曰納言之任固云重矣非才兼  
內外者不足以勝之但克明是職由才之見於外者而得  
必欲稱之非展其內之所蘊不可也予前所云特以遠大  
期之耳然則是職固不足以盡克明之才乎矧克明年富  
力強才之所就終當不止於此在乎勉之而已都給事中  
王君鉉輩請予文以賀克明予非長於文者辭不獲則書  
此以貽之

古穰文集卷之七

古穰文集卷之八

序

贈吳先生還家序

道在天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必有聖賢者出乃能明而  
行之苟無聖賢道固自若也為聖賢者豈有他哉能不認  
於是道而已若夫衆人則聽其自誤不著不察惟學者能  
知斯道之彷彿然擇之弗精執之弗固失之多而得之寡  
所謂獲十一於千百者也豈惟後世為然雖聖門高第顏  
曾之外未見復有純者寥寥千載迨宋之興有周程張朱  
者出焉於斯道也始能大明而允蹈之然聖賢之生世不  
常有殆無異於祥麟威鳳之稀蹤也今去數賢又若是其

久矣間有一二豪傑之士頗欲振作其間然於斯道之全體終有憾焉嗚呼艱哉若崇仁吳與弼先生蓋有志於斯道者也予承乏吏部時凡有自撫來者必詢先生之動履造詣何如卒亦未有知其詳者嘗致書以伸景慕之私既而累年訖無消息意其引避者宜然不復計念後有出於其門及遊宦其地者交章論薦竟亦不起天順改元予始被命入內閣言及先生學行之懿忠國石公慨然上疏薦之 朝廷遣行人齎璽書幣帛往聘於其廬既至京師上喜其來陛見之日即拜左春坊左諭德召至 文華殿從容顧問 寵賚有加先生以衰病不能供職固辭上堅意不允留之數月見其病勢弗已乃允其辭復 賜

之璽書賚以白金彩幣仍遣行人送還故里今有司月供廩餼異有精力著書以迪後學

聖心眷望如此其盛蓋曠世所未聞也昔者范文正公謂嚴子陵與漢光武以道相尚而使貧夫廉懦夫立為大有功於名教以今觀之

皇上之量尤大於光武與弼之志不下於子陵君德由此而益光士風於是乎大振而 國家元氣亦將藉此益厚矣豈曰小補之哉予既得與先生面見其學極高明動遵古禮有深造自得之樂願留以自輔而不可得也告別之際遊其門者乞予言以贈嗟夫予言烏足以軒輊先生哉健羨之餘有不能已焉耳是為序

賀劉先生新居詩序

翰林學士劉先生所居之宅在西長安街中面北即王文安公舊居也而劉先生居此亦十年矣今年夏始克買諸南隣而大之新造廳事乃得面陽予與同官者期落成之日往賀焉先生聞之乃復見招初約在九月望日既而移約在望後二日及臨十五夜則雷雨大作書則寒風大作又明日昧爽方止乃十七日也是日內閣文書頗靜吏報正午予與同官者乃出造而賀之至則日如春陽之暖天宇晴明纖雲不興舉盃相酬賓主之情胥悅先生羅列甚豐予以為過矣先生曰客以為豐主人以為嗇各用其情也既即席酒數行先生復請為令以繼予之予曰君子不盡人之歡先生曰盡人之歡者責人之厚也今主人自欲厚之非客之責也已而酒將闌賓主皆沾醉而威儀不咸予謂先生待賓之意甚盛不可虛辱宜各賦一詩以去遂命先生之弟行人寅之漫寫一韻五字以示衆賓予謂引玉者先拋其磚乃速成之衆賓及主人即繼成之頃刻間無未成者豈乘興而作有神相之歟於是主人喜斯會之雅復勸酒數行盡醉而罷明日先生請曰席上所賦之詩謹為冊錄之以示永久雖然必得執事序其所以然使人知作詩之意可也予惟此會可以見賓主以和相感之效焉向使約而不移業已為之安可中輟將見飛埃滿席凄淡蕭騷賓主之情必有索然者矣豈能賦詩而盡歡哉今移

其約而得天時之和若主人知而擇之者非偶然也夫天時之和實由人事之和所感召惟為賓為主者志同道合舉措得宜而盡人事之和則天時之和自然應之不然或有一人乖戾於其間未必得此吾因是有以知天人感應之妙矣先生名定之世家江西之永新其先君子儒行甚高先生得家學之傳為文必追古作方角藝春闈時泰和王先生知貢舉見其策驚曰世未有此文今有之必永新劉君也遂擢為第一已而開卷見先生之名乃其子也寅之亦登進士第先生長子稼復領鄉薦餘子七人如玉如蘭然則斯室之新其慶未有涯也席間賓主共十人各列姓名于所賦詩後茲不悉數

玉堂賞花會詩序

文淵閣之下有花臺焉列芍藥三本聞自宣德間

章廟嘗幸閣命作是臺特植一本居中是也景泰初增植二本左右是也又聞宣德正統時歲常有花泊增植之後未嘗一開天順改元之初予方入閣時則同事者四人居中一本遂開四花佳者惟一枝耳今年春季前萌芽忽出予與彭呂二先生往來目之未敢必其開也是月望後林李劉倪錢諸先生偶來聚觀技葉始茂予因戲曰此花若開必共賞之又數日有綠萼焉首夏上旬之四日遂各吐藥欣欣然若解人意吾之賞業乃成初亦不必其數也明日會者八人花即盛開八枝各獻芳妍無不佳者咸以為

異以理觀之固出於適然以數觀之似亦非偶然也因思昔者韓魏公在廣陵時是花出金帶圍四枝魏公甚喜乃選客具樂以賞之蓋以人合花之數也予今會客以賞花初不取合於花數蓋花自合人之數也夫人合花數者係於人花合人數者係於天然魏公四人皆至於相亦豈獨係於人哉由是觀之則魏公之有意蓋亦合乎天數之自然矣嗚呼魏公一代之偉人也後世誰敢望之偶因賞花一事而比論其所以然耳諸先生曰此 禁苑之花又非廣陵者比然三本三色宜製佳號遂名居中淡紅者曰醉仙顏居左純白者曰玉帶白居易右深紅者曰宮錦紅予作詩一章復和數首諸先生在會者亦皆和之但取適情不拘首數時惟廷臣黃先生以足疾不赴會明日復開一枝廷臣當之亦和數首已而闔院青宮諸僚友咸喜為玉堂盛事亦屬和之且謂區區不可無言以紀其實也遂序其所由於首云

澶淵紀先生輓詩序

人之常情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蓋得君則得富貴利達矣若登名進士其勢漸可以得君乃富貴利達之階梯也孰肯舍之而他適乎偉哉紀先生之為人也先生早以溥篤之資博雅之學登名進士於富貴利達殆無跬步之勞顧乃舍之而願就教官則其所見豈常情之可測哉夫教官者道義之所寓也先生惟以道義存心故能不以



得君為念視富貴利達不知為何物也易曰艮其背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言所見者道義而已外物不足以  
動之也古之聖賢君子所以異於人者在此柰何世之人  
不知天爵之貴而惟人爵之慕卒歸於鄙夫之域而已吾  
於紀先生安得不擊節嘆賞哉嗚呼先生逝矣而其制行  
之高無愧於古人者不可泯也宜乎縉紳大夫景仰其行  
作為詩歌以輓之蓋亦情之發有不能自己者其子工科  
給事中欽裝潢成帙請予為序予與先生同官吏部聞訃  
之日已嘗為誄辭一章以寄哀矣慨念平生不可復作乃  
以先生所存之大者冠諸篇首若夫歷官行已之詳具載  
狀銘者茲不贅

送林先生致仕還家詩序

宣德癸丑予始至京師舉進士見翰林諸先生衣冠濟濟  
無慮數十人若林先生其一也今三十餘年矣以先生視  
之或前或後或長或幼零落俱盡而先生獨存何異於衆  
芳搖落之時而孤松挺秀者乎噫果何脩而得此也予嘗  
以理觀之先生之為人也德性堅定而不移氣質沉靜而  
不躁處心平易而不險操行端潔而不污矍然身不勝衣  
而志不餒也怡然自得其樂而思不出位也然則安享祿  
位於悠久者得非有此衆善之所致乎盛矣哉當太平無  
事之日從容於館閣之間而壽至稀年之上者在今惟先  
生一人而已曩者

先帝復位之初即進先生為翰林學士又明年先生以七十乞歸

先帝謂臣賢曰此淳雅君子人也不可釋去自後先生屢求致仕以

先帝不允未遂所懷今

皇上嗣登寶位念先生隨侍講讀日久特加太常之秩先生慨然曰吾年七十又五筋力衰憊如此尚可戀此厚祿而不休耶遂上疏懇辭

皇上重違其意而允之予惟先生今日之歸視漢之二疏職雖不同其隨侍東宮而輔導之任則同也二疏當輔導之日上疏乞歸宣帝即從其請先生於輔導之日亦上疏

乞歸而

先帝留之至再至三而卒不釋去誠以先生正人而儲德賴以威之也茲者

皇上臨馭天下先生為舊學老臣尤不可一日不在左右柰何年近耄耋禮在優閑所以遂其請焉先生歸矣凡同官者且喜且惜喜則喜其保全晚節而俯仰無愧惜則惜夫老成既去而後進無聊乃作二軸分題為詩以寫其出身歷官歸老之狀而予為之序云

贈南京翰林學士王君詩序

予嘗以為仕途通塞造物自有棄除之數不必容心於其間歷觀古今居仕途者有以知其故矣蓋得意於前必失

意於後蹇滯於始必顯達於終或前後得意而中則失或  
始終蹇滯而中則通在君子惟居易俟命而已反是未有  
不怨天尤人者焉且以毗陵王君觀之一登甲第即為編  
脩守職十有餘年之久方以秩滿而遷何其淹也已而居  
侍講也曾未期年而有春坊庶子之擢又未許時而有南  
京學士之擢何其驟也假使王君於未滿之時厭其淹而  
思欲振之其柰造物之未許何又使王君於復遷之後懼  
其驟而思欲辭之其柰造物之無意何然則王君之所存  
亦不異於居易俟命之君子矣士之處世如此則名節豈  
有不全風俗豈有不厚而國家治道豈不賴之益盛哉  
雖然古之論文學者必以德行為之本王君所存固異乎  
人而又以明敏之資廣博之學醇正之文為翰長於故都  
固綽綽然有餘裕矣使惟此是足而忽於踐履操守之間  
亦豈朝廷擢君之意耶試觀前代學士之選捨張洎而  
用畢士安捨梅詢而用楊億寧用竇儀而不用杜鞞寧用  
劉放而不用曾鞏則命官之意可知矣闔院僚友榮君是  
行分為十題賦詩贈之而予為之序

### 世德堂序

義惠劉侯繼祖之孫祠祭署祀丞雄者持世德堂卷謁予  
曰雄之婦翁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苗先生也先生致仕  
家居題四言詩一章於卷以惠雄有勉承世德之句故摘  
以名堂欲常目在之以景前人之德而自勉也惟大君子

賜之一言予聞義惠侯世居鳳陽昔

太祖高皇帝徵時侯以鄉曲之舊嘗助其不給已而復與善地葬

帝之考妣則今

皇陵是也

帝得天下之後念侯之恩侯已亡矣特贈為義惠侯賜侯夫妻誥命具道其事復官其子以報之蓋劉氏世德自侯始侯之子英為祠祭署丞孫鏞繼之曾孫謹復繼為奉祀京復繼為祀丞率皆淳雅端謹樂善循理而世德不替焉今雄繼為祀丞乃以世德名堂可謂有其實矣雖然侯之濟人其諸異乎人之濟人者與人之濟人所濟者不過

尋常之流耳尚獲顯報于身于子孫若侯之所濟者非常之人當時賴侯之濟不至窘迫一旦出而治世天下之民咸被其澤君子推本未有不大夫之功德者故曰侯之濟人其諸異乎人之濟人也然則侯有功德於國家如此所以慶流後裔一門五世咸脩其德簪組相承媲美于時豈偶然哉吾知劉氏之澤未艾也詩云子子孫孫無替引之其劉氏之謂歟

### 贈太醫劉君序

成化改元端陽後五日予左頰中偶患腫結即召瘍醫劉英氏視之曰風熱所致也其勢方盛不可急吹藥其上庶以鮮明日再視復吹之又明日亦然且相以消毒之劑所

患自若藥力既不能敵其痛乃不可忍入夜尤劇予以英  
之投止此欲改圖之英且囑曰慎勿為他醫所惑也適有  
親識以一醫來視之曰此易易耳痛可速止問其法曰必  
潰其外以出其毒今夕可安枕矣予雖急欲止痛又恐其  
術不良醫者欲售其藥曰不然只內潰可也予念英之言  
竟猶豫不決及視其藥若黑油然醫者既去持以示英英  
大驚曰已用之否曰未也英曰幸甚此膏着肉癰爛矣况  
欲置之頰中安能保其不傍及乎吾恐患者未愈而爛者  
方殷也乃以指入口探所患處曰腫今成瘡可決矣徐以  
尖刃決之膿即潰出予殊不覺英大喜曰無恙矣吾初非  
不欲痛之速止也柰何疾勢不可遏第以藥力防閑之使  
之不至散流而已若不待成瘡而先時強治之是欲速而  
反遲也吾驗此多矣堅守其法不敢違焉膿既去痛即止  
是夕乃得安寢又數日而愈予惟人之有疾不可不謹也  
向若不聽英言輕聽薦醫之說祇自苦耳曩者予患足疾  
亦痛不可忍召醫治之但敷藥其上而痛愈甚 朝廷聞  
之亟命英父院判君來視所患處一決而愈英之父子妙  
術咸見效於予予何幸哉今院判君辭世矣而英之術方  
盛行予嘉其醫道精熟如此將來名位未可量也特序以  
贈之

楊文定公文集序

古之君子有事業者未嘗無文章蓋事業所以伸平生之

志文章所以著平生之學事業而濟之文章則益顯文章而本之事業則益重若徒有事業而無文章譬之植木但有質幹而無花葉則為枯槁之木矣士生斯世亦何嘗不欲事業文章之兼得也然而兼之者鮮焉何哉由學與命之不同也夫事業可述而文章不著者是其學之踈也文章可述而事業不著者是其命之蹇也學必優焉命必通焉事業文章斯可以兼得矣今之君子能若是者楊文定公其人也公早以進士甲科職翰苑領宮僚又進而直弘文入內閣輔導之功論思之績經濟之畧著于五 朝聞四方者可以傳之乎百世而無窮及觀其所為文章則辭惟達意而主于理言必用補於世而不為無用之言論必有合於道而不為無定之論嚴重老成有臺閣之氣象焉然則公之志伸于事業學著于文章方之古人豈多讓哉僉憲董君應軫於公為鄉後學得公之文壽梓以傳求子序嗚呼公之文章以事業而見重於世必矣何以序為第子素慕公之為人序公之文固所願者獨以晚進孤陋不能發公之所蘊耳遂三復其藁而歸之

二程全書序

嗚呼道不易知也宜乎知之者寡自孔孟至兩程夫子中間千數百年學者於斯道渺渺茫茫無異於夢中若漢之董仲舒揚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亦皆有志斯道啟勤著述以傳後世求其造之深而知之真者卒未有焉由是觀

之道果易知乎向無兩程夫子以出類之資深造是道而發明之則千數百年之後學者復如夢中而已雖然宋之大儒於斯道造之深而知之真者尚有其人顧賢獨推兩夫子者何耶蓋周子雖云默契道體而兩夫子受學之後擴充廣大發明親切其功過於周子矣張子雖云妙契疾書及聞兩夫子之論盡棄其學而學焉實有得於兩夫子矣至於朱子集群賢之大成則又神會心得於兩夫子之言而興起者觀其於群書之中摘庸學語孟四書為標指而發明其理以示後學於無窮則續孔孟千載不傳之緒者舍兩夫子其誰哉然則兩夫子之書學者所當尊信與四書並行可也今去兩夫子四百餘年學者不見其全書天下缺事無大於此矣國子監丞閻禹錫惓惓訪求兩夫子遺言盡得其書而集之名曰二程全書欲刻梓以傳求賢為序夫兩夫子發明斯道之言具載是集顧賢何人而敢置喙於其間景行之餘不能自己特著其梗槩于編首如此若夫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脫於言語之間而得心傳之妙則在學者所自勉也禹錫兩夫子故里人賢亦忝在鄉邦云

送禮部侍郎李公南歸詩序

君子進退以義不以利進而合義則進得其道而無倖進之非退而合義則退得其道而無苟退之失不然則進退以利而已世之學者非不知義與利之分也求其進退以

義而不以利者何其少邪豈知之有未真邪抑為私欲之所蔽邪夫知之有未真者其失猶可望其改也其為私欲之所蔽者吾恐終其身矣嗚呼可不察哉今之君子能察二者之弊而惟以義進退者吾於克述李公見之且以求退一事而言今

天子以克述博學能文命備

英廟實錄而為總裁之副一旦以微疾捨之而去自常情觀之孰不曰事已就緒業將告成進官錫賚有日矣以利言之安可去乎而克述之志則不在此意謂晚節不可不早圖也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天道自然不可違也年臻六十子已登科宦途有繼亦可休也而况嬰疾未愈思鄉日

切於此不能見幾而作尚俟終日可乎所以幡然求退不愛輕肥而直欲遂林下之願也故

君上不能留僚友不能止親舊徒興悵別之懷士林徒惜老成之去而克述之心惟見義之所宜退浩然而歸莫之能禦視前所謂利者不啻浮雲之輕漠然無所動於中也名節從此而益全廉耻由是而益振 國家有斯人而道益光鄉閭有斯人而榮益彰然則如吾克述者豈可多得哉詞林僚友重克述之行欲侈為詩文以壯之乃分題十二敘其歷仕始末之詳以予與克述為同年友也宜為文以寫其情素噫吾榜百人三十年間零落殆盡今在朝者惟秋官卿陸公及克述與予三人而已今克述又云別



去在予尚忍言邪雖然疾愈而望其復來實今天子人惟求舊之意重用老成而不欲釋者克述尚體之勿拂焉此予之志也

送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彭先生省親詩序

臣子所當盡者忠與孝也說者謂忠孝不能兩全予以為不然夫為人子者終身事親不干位進是固不能盡忠於君矣若見用於世者登要津躋臚任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謂之忠孝不能兩全可乎第以位有崇庠任有輕重故為孝為忠亦不能無大小之殊焉今之位崇而任重若吾僚友彭先生純道其一也純道以進士第一人歷官翰林居論思之地司輔導之職典領機務參決大議

主上獨加眷注百僚為之具瞻其於忠孝不既大乎純道曰此以理論忠孝非人情也禮云左右就養無方言事親也左右就養有方言事君也事君事親雖有無方有方之別而左右就養則無彼此之分臣子之盡忠孝必如此庶不失其情焉且以有方為言以見為臣者各守其職有一定之方不必務在君之側也以無方為言以見為子者不分職守無一定之方不可一日離親之膝下也吾今違養十有六年矣而家嚴之壽七十有八縱不得日在親側而得一而於垂老之際亦無憾矣於是上疏懇乞歸省上以純道如左右手誠不欲暫釋重念父子之情不一遂則又乖以孝治天下之意於是不得已而許之又慮純道

歸見其親情不能舍必有眷戀不起之懷俾之棄傳而往  
賚予加厚復以中貴人輔行無非欲其來之速也夫來之  
速者豈徒然哉凡百制作賴之脩飾焉凡百政務賴之贊  
畫焉而又欲主德日進於光明國是日臻於全美  
主上之所委托士林之所期待而僚友之所願望者無不  
在是然則純道一身之所係豈直泰山之重哉同官者於  
其告別不能默默乃分題賦詩以壯其行謂予與純道相  
知尤稔宜為序以道其情第愧才思踈淺深有受莫助之  
之嘆姑述其槩如此若夫去來之榮具載題詠感世之所  
稀有者非純道不足以當之

古穰文集卷之八

古穰文集卷之九

說

名說

曰賢曰謙曰讓吾兄弟三人名吾長名賢次謙次讓也或  
曰人之兄弟為名者字傍必同取以類也今子與若弟或  
異或同何也曰吾兄弟為名字不較其傍之同者取其義  
也父師之命也吾何與焉然則父師期子弟也其肯下乎  
必欲造乎成德之地而已曰賢曰謙曰讓固皆德之稱也  
而賢為德之總名謙與讓一端也嗚呼賢豈易哉一譽  
其賢於人雖有其實必為之退避不敢當况無其實而取  
以為己名若固有之終身著斯何人也夫有其賢而別其

名不害其為賢也無其賢而冒其名將見鄙於人人矣不可一朝居也亟欲辭之而不可得為之柰何父師之命也吾何與焉謙與讓何憂乎以我為賢謙而讓賢之致也謙而不讓非賢也讓而不謙非賢也而况不謙不讓乎將何以副父師之意也吾於是乎難其為人矣謙與讓何責焉卜吾之賢否於謙讓乎見之必謙讓於終身吾之責可追也一不謙不讓難乎免吾之責矣記曰兄良弟悌弟之所以悌者以其兄之良也在我者必如是而後天倫之道盡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順矣乎父母順斯不負其所期矣顧名思義吾兄弟勉之哉

捕魚者說

湍之北涯有港焉水自湍流匯而為淵始容小舟入百步外漸濶成潭水深莫測相傳有龍隱其中魚大至尋丈戲躍自得觀之者環步垂涎而不敢犯村有漁者不勝其欲獨棹往捕之飽其船以歸潭亦寂然無所靈異里人見之驚其得魚大且多爭問所自漁者靳不以告由是見者潛持羊酒粟帛以賂之始有一告求者既多告之亦衆衆既知之懼前所聞猶豫不往漁者利其賂曰傳有龍者妄也昨者吾捕良久寧不興起邪能我從者與俱於是隨以往者十八九惟一熟計之謂龍處必深彼必會其未知耳其可再乎獨不從已而漁者進從者繼之至潭方捕之頃水忽湧溢漁者不知所在餘皆驚亂迅雷大震墨雲匝地

烈風暴雨驚電閃爍漁人溺死過半得附岸者神飛心悸不知言語飲食者累日惟一不從往者無恙嗟夫漁之貪利而蹈害也如此人之趨附權勢也亦然方見其赫赫之權炎炎之勢可以富人可以貴人莫不趨之附之百計效勤以餌其所欲已而天道一還權勢既滅趨附之人違禍莫逃與從漁者何擇焉惟守道素義君子能遠之也錄其說以為士之立身者鑒焉

### 獵說

予在庠時聞獵而喜未之覩也尋於郭外觀之而好未之遂也時則思其布置之勢得獸之狀可愕可喜欲獵之心愈不可制逢歲之暮例得休暇庠之友聚而往獵焉予即

欣然以隨出乾方過湍流數里有村村之北曰張氏其背之地盛茅衆曰此中有歲可獵矣布置於下風縱火以驅果見獐兔三五驚馳至且躍而脫之莫獲其一衆以為不利復收置以西不知其茅擅於張氏見其火盡家人持梃來追衆皆徐行待其至予獨懼謂至則必相毆擊衆以予怯令挾一且奔而西張氏子望見舍衆以追予進至村家得理機者護之梃不可施怒猶未已主人因解始兔子畏其毆擊心膽戰慄不能自持已而同行者亦至相與憮然初興皆沮以歸予自是好獵之心遂絕既而思之張氏子我師也勢雖不同而理則一縱使嚴師以賈楚臨之又何加焉作獵說

吾鄉說

吾鄉地廣土肥民亦竭力其中而卒無千石之富者何也  
豈上之人侵漁或下之俗侈靡邪已而覘之蓋非二者之  
弊乃賈人歛之耳吾鄉之民朴鈍少慮善農而不善賈惟  
不善賈而四方之賈人歸焉西江來者尤衆豈徒善賈譎  
而且智於是吾人為其勞力而不知也方春之初則曉於  
衆曰吾有新麥之錢用者於我乎取之方夏之初則白於  
市曰吾有新穀之錢乏者於我乎取之凡地之所種者賈  
人莫不預時而散息錢其為利也不啻倍蓰柰何吾人畧  
不計焉一有婚喪慶會之用輒因其便而取之逮夫西成  
未及入困賈人已如數而歛之由是終歲動動其所獲者  
盡為賈人所有矣專此之利寧有既乎吾鄉之民坐是亦  
無千石之富尚不覺悟若恃賈人以生者寧與之利而甘  
心焉嗚呼朴鈍少慮一至於此惟長人者能禁其弊不數  
歲而吾民富矣

憫農說

嗚呼農可憫矣而不憫者不見其勞也不見其勞而憫之  
非其情也不見其勞憫之而出于情者其惟聖賢乎予非  
聖賢也而憫之出于情見其勞故也夫好逸而惡勞人之  
願也願之所以如是者身也人之身逸則樂勞則苦出于  
願者本於身故也斯願也農敢遂乎故必矯斯願而勞其  
身若好之者炎日可畏也暴其身而不少休密雨可避也

沾其體而不少輟手足龜焉髮膚汚焉勞極其苦而尚慮天災是以終歲勤動於田野而五穀不可必得夫百工技藝身無暴沾之苦苟有動動利無不得者嗚呼農可憫矣動動而必得可也不可必得何動動之有然而不敢不勤動者其心以為勞其身斯無憊焉穀之得否一聽於天也未有不勞其身而有得者夫勞其身而得者常也或不得者變也故曰耕也餒在其中矣不幸而餒焉其可憫也甚矣作憫農說以達夫為人牧者

### 過淮說

予昔為進士奉使過淮欲渡至安東會風阻至晚而息泊曉或曰浪平可渡矣或曰中流尚未平也已而言平者衆予遂登舟將百步許波有微痕舟人喜曰浪果平矣又下步許浪勢漸大舟人疑之將近中流浪大如屋舟如瓢焉隨其勢而上下之執櫓者悉磬折焉浪花噴入舟中舟人閃側予不能坐立呼其退止舟人曰勢不可退有進而已予甚怖既而抵岸或曰昔程子中流遇險不懼而予懼何也予曰彼賢者也予何能焉雖然程子中流而遇風波非不謹之於初也苟罹其難付之於命可也予則風未息而渡不能審之於初也倘遇其患是與立巖墻之下者無異不知命孰甚焉

### 四友說

慎獨子有四友焉同處於虛靈之室方其初也無泛雜之

交惟四友相隨慎獨子待之甚善然四友性各不同未嘗  
與之苟合慎獨子或不能堪猶未踈也既而群小獻媚慎  
獨子日見親密自謂愛已者莫此輩若也於是遂踈四友  
而虛靈之室不容見入昕夕之間惟與群小共處而已人  
見四友而嘆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然四友皆不  
心忠厚雖被踈外曾無一毫憾意見於言面或偶然相遇  
於途亦不回避慎獨子視之漠然略不少介於懷識者莫  
不謂其愚也至於晚年多聞前言往行漸覺為群小所誤  
無益於已一旦翻思四友之善痛自咎悔且曰四友於我  
何負焉我乃見踈如此使我之德將老而無成抑誰之過  
歟從此奮然盡踈群小然後肉袒負荆謝罪於四友而四

友惻然曰子為邪類所惑一至於此吾輩憐子陷溺無計  
為子脫之非不忠於子也勢不能也今幸能自脫吾輩喜  
慰之不暇而暇為子責耶慎獨子聞斯言也感愧交集乃  
為之誓曰而今而後所不與四友同者神明殛之然四友  
不知其姓一則稟性溫和為人慈愛一則負資剛方臨事  
有斷一則端莊謙遜雅有文彩一則明哲通變能別是非  
慎獨子由是深相結許動止出入必與之俱四友者各以  
其善之所長行之不敢自有咸歸於慎獨子以故遂成慎  
獨子之德嘗曰吾輩與子與生俱生非一日之雅一面之  
識者比敢不盡心輔子必使令聞廣譽施於子身務期不  
負相須之意焉慎獨子嘆曰若數子者真吾之死友也遂

終身交好不渝卒償其誓云

### 狸奴說

天順改元予始入閣自幸得見平生未見之書時開厨檢之往往為鼠所齧及見群鼠往來自若畧不避人予甚怪之左右曰此鼠閱人多矣自永樂宣德以來皆然真鼠之黠者予謂此類安可縱之乃謀諸左右設機以捕僅得其一二焉由是益橫凡枕席几案書史圖籍俱為遊戲憇卧之所在在處處固不遺穢書而拂之夜則復然雖密其窓戶必得隙而入或新裝書冊稍不閉藏必碎其裝而盡其糊不勝其擾乃市一小狸奴置閣中晨視遊戲憇卧之所悉無遺穢予且喜且異夫以內閣深廣而狸奴以微小

之軀力單勢弱一入其中不動聲色頓使群鼠潛踪避去何哉或曰此其職也天賦其能爾予曰豈盡然邪有猫見鼠而不捕者有鼠見猫而不懼者又有與之同眠相戲相齧者然則若此狸奴豈易得耶記曰迎猫為食田鼠也猫之職固在捕鼠以除害必如狸奴斯稱其職無愧矣嗚呼士受朝廷之職者視狸奴亦盍警與作狸奴說

### 壽說

予宣德中詣京師舉進士當時公卿不過三楊塞郭吳胡數人而已久之相繼以沒惟宗伯胡公獨存居官三十餘年如孤松挺秀為之僚佐者已經二十餘入謝代之數如過客焉議者莫不羨胡公之悠久已而致仕還家又優游



數載壽八十有九而卒予於其既卒之後思之似與向之  
早沒者均焉亦無先後之可較也嗟夫古之老彭老聃亦  
不免於死君子惟命名之可貴爾壽是多乎哉宜論者以  
彭殤為齊也雖然人之常情其處世也樂於久而悲夫暫  
見古人壽之高者未嘗不羨其便饒而於壽之短者必以  
為虧欠而惜之也無乃昧夫達人之大觀歟

### 物形說

萬物之形不出方圓二者然草木鳥獸之類由天生者其  
形圓惟器用室宇之類由人為者方圓燕之大抵出於自  
然者未有不圓而方者反是蓋圓之出於自然者以有理  
為之主也理即太極假使有形無不圓者故周子為圖以

示人亦必圓其形焉或謂天圓而地方地豈不出於自然  
乎曰以地為方者據其平言之也殊不知天包乎地地如  
卵黃蓋亦未嘗不隨天而圓其形焉且紙窓之際初無圓  
者日來射之其影必圓蓋亦隨日之形耳水波之靜雖曰  
平焉以物投之其紋必圓蓋一生水水亦隨天之形耳以  
類而推之莫不皆然予以見造化之妙矣

### 聖人說

或云聖人無有不善終者以其有周身之計也此說非是  
夫天生聖人豈偶然哉如大舜成湯文王孔子皆遭患難  
以勢觀之決不可免以理論之必不能害所以雖遭患難  
終不至於死也孔子自謂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

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予何言在已有如是之德  
之文皆天之所賦與也在人安能違天之意而害我乎由  
是觀之聖人所以必得善終者實天意也豈賴周身之計  
哉

### 雀鼠說

天下鳥獸有畏人而不依人以為生者鴉鵲獐鹿之類是  
也有不畏人而依人以為生者雞鵝牛馬之類是也惟雀  
鼠之為物也不然畏人而依人似乎可怪既而思之蓋亦  
出於不得已焉欲不畏人則必戕其命欲不依人則無以  
為生是以雖依人以竊其食而穴其居其心之驚恐畏懼  
未嘗頃刻忘人之害已也幸而獲保其身則其顛危歷險  
豈可一二計哉人推此心庶知二物之可憐而不至於甚  
惡之也

### 題跋

### 讀活民書

予觀董氏所集救荒活民書其用心仁矣我凡為君為臣  
者不可無此書而為守為令者捨是無所用其心矣柰何  
世之人見人文集雖無益於世者必汲汲然刻梓以傳視  
此反不挂意蓋不知當務之為急者也程子云一命之士  
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當時若見此書未必不擊  
節嘆賞也

### 讀包公奏議

予讀包公奏議乃知宋仁宗之賢三代以下絕無而僅有者其所以容受直言蓋其天性之美初非出於勉強好名如唐太宗者嗟夫天下未嘗無包公也第以仁宗為難遇耳包公奏議仁宗賜之也天下之士為諫職者果遇仁宗則其奏議未必下包公也若曰有仁宗為君而無包公之奏議尚何諫職之為乎

讀趙清獻奏議

進退人才固人主之柄不可下移也然而進退未當者不有臺諫論列人主無從而知之由是奸邪得志國家之禍可勝言哉觀趙清獻居臺諫於人才進退之未當者初不以利害自計必上章懇陳其不可期於必從而後已或未見從章必累上不敢憚煩至有二十餘章者猶不見從必自求貶竄閉門待罪彼依違顧望苟且於是職者聞清獻之風當報然慙醜汗下沾衣也夫蓋惡之心人皆有之不然則非夫矣

恭題

仁廟御墨

伏觀

仁宗皇帝即位之日慨念詹事府少詹事鄒公已沒特贈太子少保謚文敏既勅工部為建墳塋蓋祠堂復勅禮部令有司歲時致祭永為常祀嗚呼

仁廟之心誠念公輔導勤勞而報之必欲稱其情焉賢聞

鄒公為校官為州守而學行之高已重於士林既而預備高廟實錄復備永樂大典為總裁又嘗訂定鹵簿冠服儀制草平南獻俘露布出叅大藩入為郎署是以受知文廟選為官僚擢庶子以至少詹事其輔導之功必異於尋常遠矣報典之厚豈偶然哉今禮部左侍郎幹公之子也以所藏 御筆勅文製為卷軸持以示賢拜觀之際不勝景仰豈但筆力遒勁可追前代之飛白而已哉其篤於待臣之禮可以度越前古為子孫之永鑒矣公之後嗣當寶而傳之以昭前人遭逢之盛百世之下將無有觀感興起而振其家聲於無窮者乎

跋寫懷錄

勲部陳君為人恬退無宦情雖為 明時一出登名進士歷清秩而林泉之趣未嘗一日不往來於懷也觀其於仕途中每逢除夕必作詩見志至於悲澁劍思歸二賦益足以見所存之高昔李愿退隱韓子述愿之言為序以送之形容賢不肖之態雖盡未必愿自言也惟陶潛歸去來辭乃是自言其情如此觀陳君此錄盖有過於愿而無愧於潛矣嘉羨之際題其後而歸之

題旬宣異跡卷

正統戊辰夏河南汝陽蝗為災官民憂懼走報藩司叅政宋公惕然于心馳往視之捕令未出引咎自責仰禱于天其意盖謂求之天而不得乃舉捕瘞之政焉忽有禿鶩數

萬結陣而下食蝗以盡禾乃登九汝南之人與夫宦遊其地者莫不懽忻鼓舞形於詩歌題其卷曰旬宣異跡間出以示予予聞唐姚盧為相時山東大蝗崇奏不可坐視不救乃出捕蝗使懷慎謂天災不可以人力制宜脩德以弭之崇不從而蝗害訖息先儒論二相持議不同謂崇知求之人而不知求之天懷慎欲求之天而不知求之人雖均失之偏而懷慎之言要為知本不可以崇能去災而遂以懷慎為濶於事也今觀宋公行此一事可謂本末兼舉無二相之偏矣况先本後末求之天而得之不復人力之需焉豈不異哉雖然匹夫一念之誠尚能感天動物况居方岳重任承宣政化而一方之民休戚所係者宜乎此感彼應捷於影響而汝陽之蝗不能為害也傳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吾於息蝗一事可以知宋公之平生矣公曩以叅政報最而來為上所知留為太僕卿未幾復陞兵部侍郎今事業日富德望日隆極其所就姚盧輩蓋不足尚也

讀宋朝經濟錄

吾觀宋朝經濟錄乃知宋之所以有三代之風者實由於此嗚呼盛哉自太祖而下九主率能開通言路其間名臣無慮二百餘人於天道君道禮樂刑賞財賦兵戎諸類知無不言言無不切凡人之邪正事之利害無不上聞而慶曆元祐之時為尤盛其經國大猷豈直遠過漢唐而已哉

雖比隆三代可也

跋趙子昂書陸士衡文賦

文章雖為末技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其妙觀陸士衡文賦一篇雖曰形容才士作文之趣實寫其平生肆力文章之功非望空想像億度而為之也其用心之勞可知矣雖然聖賢之文則異於是何也有是理則有是文無是文則是理有缺苟有所作不為無用之空言况擴發胸中所蘊一氣流通如風行水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非末技也未技云者詞章之文士衡所賦是也然造其妙者亦寡矣若士衡者顧豈可以也哉矧重以子昂之書二美具焉固後世之所寶也予觀山陽尹畢玉所藏本因題而歸之

跋春暉堂卷

姑蘇趙惟暉持春暉堂卷踵予門請曰某不幸少失怙賴母氏鞠育以底成立痛惟先人弗及養矣幸吾母壽且康常思所以報之者取唐孟郊詩中語以春暉名堂請言於文章鉅公多矜而畀之者故敢請於下執事予辭不能詩而惟暉請之不置啓而閱之歌詠既充贅言何益雖然有一言焉春暉慈母良可並矣而慈母之恩則有過於春暉何也春暉固能發育草木矣至於成否任其自然春暉不能用力於其間豈若慈母愛育其子心無所不至哉詩云父子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我

腹我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由是觀之則慈母愛子之心不如春暉若是之愨也况春暉之煦物也博而不專而慈母之心子之外無兼愛焉論至於此則子之報母比之寸草之報春暉其又難也審矣春暉固無意寸草之報而寸草亦不能報春暉人為萬物之中最貴而靈者豈以母息難報而遂委之以甘同於草木邪當竭力以圖萬一之報可也是故甘旨以養口體不若養志也溫清定省不若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也有過幾諫不若先意承志喻之於道也不虧其體不辱其身不若立身揚名顯親於後世也以類而推行之終身至於全歸而後已焉古之聖賢圖報其親者率由此而已惟疎勉乎哉

偶書

予在仕途危險屢矣初遭土木之害次遭權奸之害次遭逆賊之害次遭誣枉之害次遭謗毀之害夫土木之害瀕於萬死而得生身雖苦而心則不恐以所害者泛而不專也權奸之害惡其不利於已而遂之心不恐而身亦不甚苦也逆賊之害怒其不附已而戕之身既苦而心則甚恐也誣枉之害實忌嫉之辱幾難免身雖不苦心雖不恐而勢則可畏也謗毀之害欲構陷之禍在不測身雖不苦而心則恒恐以怨之者衆也一在正統十四年八月一在天順元年六月一在五年七月一在二年九月一在八年八月官愈高而危險愈甚傍觀者莫不寒心予則若尚留戀

而不去者豈其本心哉會  
生焉

紀夢

天順庚辰閏十一月九日子看歐文是夜夢身

面北坐歐左蘇右予坐於後歐穿墨綠衣面短而貌老蘇  
穿葱白衣面長有鬚歐慷慨談論蘇但唯唯而已恍記歐  
言吾何懼哉使我取媚於世希求富貴決不能予因起敬  
曰宋朝文章擅天下者惟稱二公每於書中見之以為古  
人不意猶在世間豈非神明歟使我輩得一見顏色何幸  
如之蘇公頷首良久起行自東廊轉而西予亦隨行漸不  
見予乃覺





